



悦读 滨州

文苑 影像 史志



下载品质滨州
畅享品质生活

鲁北晚报

08

2026.5.27 星期三
责编：曹玉
邮箱：sdlbwb@163.com

我有多么爱他

□李哲

放假第一天，侄女打电话说想一起吃饭。我欣然应允，并嘱咐她不要买什么，一切我来准备。

收拾停当，去熟食店和小餐馆，买了父亲和侄女、侄子爱吃的几样小菜，又特意绕了一段路，去一家有名的粥饼店，买了父亲爱吃的葱油饼，刚出锅的，整整一大张。

车刚停到楼下，侄女便一步三跳地跑过来：“姑姑，姑姑，我来了！”她满脸的笑意，和小时每次见我时一样。“我来拿，这几个都给我吧！”侄女拿着大大小小的兜，我只提着油饼上了楼。

父亲不在家，屋里有些凌乱。我知道，自母亲去世后，父亲独居的小屋已经没有了往日的热闹，像被遗忘在角落的老藤椅。尽管我们也常来打扫，父亲却总说：“茶几上的零碎东西别收拾走，你们规整到别处，我找不到。”这些东西，以前都是母亲拿给他的。父亲只需说一声要什么，转眼东西就摆在桌上了。

最近几天，我一直在想送他什么生日礼物。今天我想到了文字——可怎样的文字才能说清我有多爱他？

我记得他刚被月嫂抱回家时，连翻身都不会。往床上一放，除了睡觉，就是睁着眼睛静静躺着，只有不舒服时才会“哼哼唧唧”。妻子买了一大堆隔尿垫，我还纠结什么时候能用完，可实际上等他穿上尿不湿后，那些隔尿垫便已用完。

孩子第一次翻身是在去年夏天，当时我外出学习，妻子发来视频激动地分享。我反复回放，心里只有一念：他又长大了一点。可转念又遗憾自己没能陪在身边。

他第一次站起来，依旧只有妻子在家。那时我刚担任班主任，几乎天天泡在学校，多亏岳父岳母帮忙照料。妻子偶尔质问我：“你到底尽了哪些做父亲的责任？”我哑口无言。

班主任工作需要爱与耐心，五十个孩子背后是五十个家庭，我要对得起这份责任与良心，而面对流淌着我的血脉的他，我也愿付出一切来守护其成长。我想，更多的陪伴才是孩子最想要的礼物。

晚上回家吃饭时，妻子已在围栏里陪他玩了好一会儿。我一开门，儿子就扶着护栏踮起脚，露出一双眼睛看向我。我叫一声“石头”，他就“啊啊”个不停，然后举起小手让我抱。他伸直胳膊，指这儿指那儿，我说“这是太阳”“那是玫瑰花”。让人抱着转一圈，挨个说一遍，

可如今……再没人替他打理这些琐碎，想着想着，心底便漫上一阵酸楚。

不一会儿，父亲回来了，手里也提了两个兜。一兜是爆米花，说孩子们都爱吃，特意买的。我和侄女将饭菜一一摆入盘中，才发现侄女买来了酱香饼，说口味独特，父亲买来了千层饼，说见好多人排队买，应该好吃。

看着眼前三个种类的饼，我和侄女一一品尝。是不错，各有各的风味，都好吃。父亲在一边喃喃道：“有你娘擀的单饼好吃么？”一句话，就像一把钥匙，瞬间将我的味蕾开启，亦晕开了记忆里绵长的思绪。

母亲做的饼，有着世上最独特的味道。

记得小时候，只要农闲时分，母亲便擀饼给我们吃。

面粉一半温水和，一半冷水和，这样做出的饼软硬适中。和好的面置于一旁，盖上潮湿的笼布醒发，然后取案板，撒面粉，拿出擀面杖备用。

我问母亲，这面睡着了么？

是他每天醒后的第一件事。

石头第一次喊“爸爸”是入冬后的事。其实他不明白“爸爸”的含义，就像之前疯狂喊“妈妈”一样，都是无意识的发音。但“ba”和“ma”是人类最早学会的音节，我不禁感叹人类的神奇。在各类语言里“爸”和“妈”的读音极为相近，根源原来是在这里。

他对所有人都很友善。为了迎接新年，我们一家人从十月份就教他“再见、恭喜和鼓掌”的手势，元旦时他就熟练掌握了。过年回老家，他在我的指挥下，有条不紊地做出这些手势，惹得长辈们哈哈大笑。

我愿意相信天性。他喜欢手抓皮球，学会站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投篮。每次被放进围栏，他都要把球投进篮筐，乐此不疲。每投进一次，他都“啊啊啊”地高兴好一阵子，看着他的笑脸，我的心也被暖化了。

这几天走路不再磕磕绊绊，算是熟练掌握了这项技能。从站到走仅用了两个月。回想起来，四月春日学会抬头，六月盛夏能翻身，九月金秋已可爬坐，元旦勉强站稳，转眼这个春天便学会了走路。一年光阴里的变化，实在令人惊叹！

周国平写道：“黄昏时刻，一对夫妇带着他们的孩子在小河边玩，兴致勃勃地替孩子捕捞河里的蝌蚪。我发现这段表述有问题，真相应该是：黄昏时刻，一个孩子带着他的父母在河边玩，教他们兴致勃勃地捕捞河里的蝌蚪。像捉蝌蚪这类

母亲便笑着说，这面是有魂的，你得把它揉醒了，吃起来才有滋有味呢！那时的我，怎能懂母亲这话的深意，如今人到中年，回望来时路，也慢慢琢磨出这话的意思：和面和过日子一样，这醒面的功夫，便是给日子喘气的空儿。一揉一醒，便是人生舒缓的节奏，母亲懂这个理，才把平凡的日子，揉得温润，醒得有滋有味。

约么二三十分钟，醒好的面泛出象牙色的柔光，母亲将光滑的面团二次揉捏，搓成长条，再揪成大小均匀的面剂子。我则在一旁，挽起袖筒，用掌心将剂子轻轻按扁。之后便是母亲大展身手：双手抓住擀面杖的中间，一摞一推，一转一压，即刻压出雏形，随即再用擀面杖将面皮卷起，双手轻转舞动，擀面杖带着面皮在案板上起落拍打，啪啪的声响清脆利落。一眨眼的工夫，小小的面剂子便舒展成一张薄饼，晶莹透亮。

鏊子烙饼的活，向来是父亲做的。父亲说，烙单饼得“薄叶快火”。你瞧，他一边往灶膛

‘无用’的事，如果不是孩子引领，我们多半不会去做。正是在孩子的带领下，我们才重新回到那个早被遗忘的非功利时光，心甘情愿为这些‘无用’的时刻，牺牲掉许多‘有用’的事情。”读罢，我深有同感。

每天中午，我从母亲怀里接过孩子，陪他玩半小时，等妻子回来。暖阳晒得人酥酥麻麻，我终于明白老人们为什么喜欢倚着墙根晒太阳——原来他们是在静静地接受太阳的馈赠。此刻的我也有幸在孩子的引领下，享受到一天里最温暖的阳光。

从前的我总在匆匆赶路，心里永远揣着事情。而今天终于能停下来，等妻子回来，等孩子长大，等心灵追上自己。

在他身上参悟到的不止这些。他刚学会趴下来那会儿，经常看床底。我也趴在另一头，当目光穿过漆黑床底与他的目光相遇时，他就开心地“啊啊”喊叫起来。原来快乐如此简单，只需要那边有一双眼睛在等候。

会坐之后，他就不再躺了；会站之后，连坐也变少了。每日睡前，我和妻子陪他练习走路，他从我怀里走到妻子那儿，再走回来，每一步都洋溢着轻快的喜悦。我不禁感叹：这才是生活，这才是生命的意义。

人生中一切美好的事情，一定在眼前，而非遥不可及的“以后”。就像写作，我写下每个文字的瞬间都是快乐的，并非为了功利目的。如果事情本

□张凤娟

里添柴（这些是棉花杆或是细树枝，这样的火“软”），还要一边快速给饼翻面，火候拿捏得恰到好处，饼才不焦不糊。翻上两三回，待两面生出均匀的黄豆粒大小的碎花，鼓起的大泡慢慢消减下去，一张喷香的单饼便熟透了。单饼散发的热气裹着麦香直往鼻尖钻，用竹批一挑，放到一旁的浅垫里，不多久，一摞单饼就做好了。

咬一口，弹牙。再嚼，那来自小麦的天然醇香蔓延开来。

更美味的吃法是，单饼卷菜。卷上刚出锅的土豆丝，酸辣辣的滋味裹着麦香，一口下去，连嘴角沾的面屑都要舔干净；卷春芽豆腐，松软嫩滑；卷青椒鸡蛋，香气浓郁……这单饼，似乎可以卷一切。每当此时，母亲看着一向吃饭挑剔的我手抓卷饼，大口大口地塞满嘴巴，脸上便漾出满足的笑。

母亲做的单饼，成了我心底最浓厚的念想。

身不能带来快乐，那么结果再“成功”也不足以称为美好——这竟是他教会我的道理。

昨日母亲告诉我，石头又学会了一项新技能——踩树叶。我说：“石头，爸爸看看你的本事。”他指了指树叶，走过去，抬脚时还不稳，母亲在后面虚扶着。他颤颤巍巍地踩下去，叶子发出“咔嚓”的破碎声，随即抬头看我，露出温暖的笑容。母亲说：“他喜欢听这个声音。”不仅是他，深秋时我走过铺满梧桐叶的校园大道，心头也会泛起一股莫名的喜悦。这或许就是天性。

陪伴孩子，也是见证自己；陪伴孩子，也是给自己一次重新长大的机会。这是一场共同发现生活意义的旅程。

我愿陪他走进风雨，直面困顿。我会告诉他，我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，我所找到的生命意义。终有一天，我会将生命的解释权和抉择权全部归还给他。我多么期盼那一天的到来。

